●文史漫笔

初冬，赏元丰六年的月色

黄知暖

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元丰六年(1083)初冬，一个月色清亮的夜晚，苏轼与张怀民漫步于承天寺。一庭月色空明如积水，竹柏之影交错纵横。这次寻常的夜游，因苏轼落笔而成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后人也由此记住了那夜的月光。

游承天寺那夜，苏轼到黄州已经三年了。来之前，他刚经历了一场“乌台诗案”，连绝命诗都写好了：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”贬谪黄州虽清苦，却是劫后余生。

元丰三年(1080)，苏轼被押赴黄州，身边的亲人只有长子苏迈，父子俩临时居住在定慧院中。在《初到黄州》一诗中，他写道：“只惭无补丝毫事，尚费官家压酒囊。”为何连“丝毫事”也没有呢？翻开他到达黄州后给皇帝写的“谢表”就明白了，谢表中有一句“责授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、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佥书公事”。他无权参与公事，待遇也大为缩减，“只给正俸，不给职田、不给添支”。

在定慧院居住的几个月，大概是苏轼最闲的时候了。这份闲中，更多的成分是寂寞与悲戚。就如同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中写的那样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同年五月底，苏辙将哥哥的家眷送来黄州，定慧院居住不下，他们就搬到临皋亭。一家子二十多口要吃饭，仅凭苏轼贬官后的那点儿俸禄，是闲不起的。临皋亭临江，苏轼在《临皋闲题》中写道：“临皋亭下八十数步，便是大江。其半是峨眉雪水，吾饮食沐浴皆取焉，何必归乡哉！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话虽说得洒脱，可眼前的事并不洒脱。

在他写给秦观的信中，细细碎碎，说了很多过日子的家常话。其中有：“初到黄，廪入既绝，人口不少，私甚忧之，但痛自节俭，日用不得过百五十。每月朔，便取四千五百钱，断为三十块，挂屋梁上，平旦，用画叉挑取一块，即藏去叉。”他把钱分成小份，挂在房梁上，每天用挂书画的长柄叉子挑下一份用作一天的花费，再把叉子藏起来。

这封信写于元丰三年冬天，记述的是苏轼到黄州第一年的生活情况。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，后人看到的是月色如水的闲适与浪漫，是忽生雅兴起身寻友的意趣盎然，然而在初到黄州时，作者过得却是闲人闲不起的光景。

于是，转年春天苏轼便去种地了。那是一处布满荆棘、瓦砾的荒坡。在这样的土地上开荒是什么样的情形？他的诗中写道：“崎岖草棘中，欲刮一寸毛。”

这处荒坡不仅被开垦出来，他还建造了一处草堂，名曰“雪堂”——因落成时大雪纷飞、四壁绘雪而得名，是诞生“东坡先生”的地方。

随后的元丰五年(1082)是金灿灿的啊！当年寒食节，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《寒食帖》问世。写完《寒食帖》才三天，那首著名的《定风波》也问世了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这时苏轼的心境已然不同。《定风波》三月写成，七月十六日他又写出《前赤壁赋》，之后是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十月又写出《后赤壁赋》！

那个在定慧院“寂寞沙洲冷”的苏轼，已从彷徨困顿中走出，蜕变为豁达通透的苏东坡了。

元丰六年五月，苏东坡在临皋亭南畔筑屋三间，名曰“南堂”。南堂落成后，他作诗五首，其中一首为：“他时雨夜困移床，坐厌愁声点客肠。一听南堂新瓦响，似闻东坞小荷香。”——从前每当夜雨绵绵的时候，我总是很烦，要频频移床，那讨厌的雨一滴滴打在我满是客愁的心上。而今听到雨水打着南堂屋顶的新瓦，我好像闻到了东坞那边一阵阵荷花的幽香。

三年黄州时光，他已从“愁声点客肠”到达了“似闻小荷香”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另一位被贬之人张怀民来了。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”，苏轼已经“解衣欲睡”了，见到大好月色不忍辜负，起身去承天寺找张怀民，两人相伴步于中庭。他为何那么肯定“怀民亦未寝”？因他深知，刚到黄州的张怀民就如三年前“寂寞沙洲冷”的自己，此时的承天寺就如那年的定慧院，怀民如何睡得着啊！

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”能看到树影如水中藻、荇铺展在“积水空明”中，是什么样的心境？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”，东坡自称“闲人”，既是自嘲被贬赋闲，也暗含了从容自适的旷达。初冬的空气依然清冽，能对满庭月色生出这样的诗意情怀，唯有身心真正“闲”下来的人，唯有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人。

他笔下的“积水空明”“藻荇交横”无一字写月，却字字说月。此时的月色，是千年后的月色。千年后的人们，看见了元丰六年的月色，也读到了他“如积水空明”般的心境。



听晚风　翟福泽

星期文库

“牡蛎的文学传奇”系列之一

牡蛎与蚝的名份之争

何华

夏夜，小吃街、烧烤街、夜市，熙熙攘攘，每家霓虹灯招牌上都写着各式生蚝菜名。不管品种还是产地，都默契地打着生蚝的名头，鲜有例外。究其原因，无非有二：一则生蚝代表个头大、肉质肥，是可生吃的极品，有“所有生蚝都是牡蛎，但不是所有牡蛎都能叫生蚝”之说，商家为显示自己的牡蛎达到生蚝品质。二则生蚝无疑更广为人知，为迎合天南地北的游客，选用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是明智之举。

牡蛎还是生蚝，大有考究。我国有着“南蚝北蛎”的说法。广东、广西称之为“蚝”，这是岭南专属古称，距今有千年历史。山东、辽东半岛叫石蛎、海蛎子，虽那里烧烤摊也挂着“炭烤生蚝”的招牌。闽南、台湾称为蚵仔，“蚵仔煎”比“海蛎煎”“蚝仔煎”知名度更高，成为这个菜品的全国通用名称。江浙沪的沿海城市则叫蛎黄，菜市场、饭店普遍写作蛎黄。古籍里“蛎黄”专指牡蛎肉，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“食其肉，谓之蛎黄”。清代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则说“生食曰蚝白，腌之曰蛎黄”，取其腌制后微黄的色泽。

名称如此混乱，翻开古籍，顺着时间轴来细细捋捋。蚵仔是方言，用来对应蚝，只存在于闽台地方志里，可暂且搁置不论。蛎黄的“蛎”字，已表明其归属，亦可暂不细论。重点来探究牡蛎与生蚝。

牡蛎最早的记载，可追溯到战国的《周礼》，它记载王室祭祀“春献鳖蜃 秋献龟鱼”。先秦的《吕氏春秋·十二月纪》“月令”篇中说，“季秋之月，爵入大水为蛤；孟冬十月，雉入大水为蜃”。这是一个大乌龙，古人不懂生物迁徙，观察到秋冬飞鸟少见，而同时海边涌现大量牡蛎蚌蛤，以为是雀、野鸡入海所变。西汉的《礼记·月令》沿用吕氏说法。东汉郑玄注解蜃、蛤是牡蛎，这是牡蛎上古名称的源头。

南宋的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单提“蚝”，但成书比它早3年，范成大的《桂海虞衡志》里写得明白，“蚝，附石而生，累累相黏，亦名蛎房”。同朝代的《梦粱录》只记载了“酒蛎、酱蛎”。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医书，都慎重地称其为牡蛎。

其实结论早在千年前就一锤定音，唐代《岭表录异》明确记载：“蚝，即牡蛎也”。唐代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也表明“牡蛎，南人呼为蠔(蚝)。”牡蛎才是本源，只有岭南的书和人才称之蚝，如今“蚝”成为风靡全球的代名词，许是语言传播里物竞天择的结果。我偏爱质朴本真的学名，牡蛎。你呢？

“三楼没封阳台的，是谁家？”华倚在窗边指着对面的老楼问。

“老杨家。”抬眼望去，老杨家的阳台仍保持着最初的模样，水泥墙面，老式木门，宽宽的阳台沿上，两盆长寿花开得红艳艳的。

“老杨家怎么不封阳台呢？”华像在问我，又像在自语。

老杨年近九旬，仍能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声音不高，逻辑却格外清晰，脸上每条皱纹似乎都写着“我很清楚自己想要怎么生活”的笃定。

“年岁大了，还是喜欢开放阳台上的那份真实感吧！”我说。

“是啊，年轻人能到户外疯跑野玩，出门不便的老年人，日常能亲近自然的地方，也就剩阳台这片天了。”我的话说到了华的心上，她立刻接过话头说，“就像我妈那个小院儿，邻家都装了透明顶棚，风不吹雨不淋的，可我妈偏不要。我妈说：‘给院子加上盖子，就不透气儿了！’”

透气儿

李菊香

我家也封了阳台，阳光隔着层玻璃，总差点意思。这微妙的差别，花儿最清楚。我那盆风雨兰，精心侍弄着，每年也只肯开两三朵花敷衍我。老家院里的那盆，半野生状态，花苞却一茬茬地冒。母亲说：“你那个阳台不透气儿。不经风，不见雨，花咋能长好！”

透气儿能让花更艳丽，透气儿也让人更健旺，但追求舒适体验的现代人，又似乎正在变得不透气儿。

封闭的阳台让家不透气儿，吹个风、淋个雨都需要专门安排日程；隔音降噪的耳机让耳朵不透气儿，被屏蔽掉的除了尘嚣，还有绝美的天籁……

追求舒适体验没有错，然而，纵然洁净无尘、耳畔清静这些体验再怎么美好，也要记得留些余地透气儿，那是通往真实自然的入口。要允许热情的光、不羁的风、率性的雨走近自己，体会温柔与粗粝的交替，倾听喧嚣与天籁的和鸣。真实的自然永远不会太舒适，但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历练和滋养。